

徐蔚南主編

文	青
選	年

長春



日新出版社印行

— 中華民國 36 年 1 月初版 —

— 書 名 —

青年女選之六 **長 春**

— 售 價 —

— 主 編 者 —

徐 蔚 南

— 出 版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 發 行 者 —

日 新 出 版 社

上海南京路哈同大樓 323 號 A

— 上海經銷處 —

福州路 390 號 世界書局

福州路 384 弄 5 號 百成公司

福州路東華里 6 號 教育書店

山東路 209 號 正氣書局

山東路 221 號 五洲書報社

林森中路 599 號 博覽書局

— 日 新 版 權 不 准 翻 印 —

序

我每月在民國日報覺悟欄中舉行一次「青年徵文」，獲得青年作品甚多，支持，紛紛以佳作惠寄，每天所得到的稿子，要超過覺悟所能容納的兩倍至八倍。我細心地選擇文筆最好的，內容最動人的作品來刊載，幸蒙各界讀者，尤其是青年學生們，一致予以鼓勵與讚許。這不是我個人勞作所致，而是寄託著的功績！

日新出版社約我將覺悟中發表的作品，再加一遍選擇，把可以給青年們欣賞觀摩的作品提拔出來，作為青年文選叢書，印成單行本。這個提議，恰好可以滿足一般青年屢次要求覺悟每月發行彙訂本的渴望，所以我立刻就接受了。

青年文選叢書所選的文字，並不限於青年作家，老作家以及已成名的作家的作品，只要富於青年精神的而且富有滋養的，我也選錄了。或者，這更足以啟發青年們寫作的技巧。所選的文字，依體裁分類，如論文、小說、詩歌、書信等七八種。這不僅使青年們對於各種文體能得到認識，並且也使青年們在多種多樣的詩文中，得到極濃的閱讀興趣。

我相信這部青年文選對於青年們可以有點益處的。第一，青年們閱讀青年文選，至少在思想上必不至落伍腐化；在知識上可以增加新鮮而正確的觀念。其次，即就練習作文，也可從這部青年文選裏，得到許多觀摩之處。

現在這部青年文選叢書開始發行了，希望各地的青年們都能以愛我的熱誠來愛好這部叢書！

東南日報滬版創刊時，我曾被約去暫時編輯文藝副刊「長春」。因為報紙剛發刊，自然無人投稿，我便拉一批「覺悟」中的青年作家來幫忙。編「長春」半個月，報紙局面已定，我即依約離去。

這本書中所輯的詩文，就是從半個月間「長春」十五萬字中選擇出來的，並均得原作者的同意。所以雖則是「長春」上發表的稿子，實則仍是「覺悟」青年作家的作品，不妨仍作為青年文選的一輯。書名「長春」就是紀念稿件最初發表的場所的。

徐蔚南

青年文選第六輯目錄

(一) 通論

常山

醉李 (一)

航空郵票中的幸運

吳山青 (三)

(二) 記事

華羅庚氏之發迹

仁 (八)

霸王廟

鉏東 (一〇)

(三) 小說

家瘤

遂春 (一四)

蘇太太

沈飲 (二七)

老布衣的悲哀

沈雲崗 (二〇)

(四) 詩

這是軍隊

徐天明 (二三)

你是我的陽光

徐天明 (二四)

你常在我心中

徐天明 (二五)

狂言一章

胡樸安 (二五)

(五) 散文

憶妻

李棉 (二六)

斷環

李棉 (二九)

寄姊

余惠珍 (三〇)

畫像閒談

李棉 (三四)

(六) 書信

奈古書信

奈古 (三七)

(七)札記

枇杷與楊梅	瞿仙 (四〇)
榴花照眼明	瞿仙 (四一)
長春樹	醉李 (四三)
玫瑰花	瞿仙 (四五)
閒話水仙花	余仁 (四六)
新荔子	瞿仙 (四七)
葫蘆	瞿仙 (四九)
捫蝨談蝨	余仁 (五一)
銀魚	瞿仙 (五二)
黃魚	蓮軒 (五四)
窗	余仁 (五五)



通論

常山

醉李

——又習齋漫筆——

自歐西醫術流入我國，中土醫藥，漸見擯棄，以其說理之近玄學，而不合科學也。喜新之士，其甚者，雖誤死於西醫藥，而終不信國醫藥之尙能起沉痾；其次者，即心危於西醫之將失效於斯病，而轉延國醫，亦不過弋獲倖中之冀，初未稍存倚重之念。是故譏之爲乞靈於樹皮草根之原始時代醫術，稍假時日，必淘汰無遺。基此因素，浸成習俗，而穎秀之士，無復更從事於斯道，而精研發揚之望，殆將絕矣！雖然，國醫自道所以愈病之理，固不合乎科學，而其使用之藥物，人人軀體，而收實效，則必有合乎科學之理存焉，是以迄今西醫有國醫可廢，國藥不可廢之議，而利用國藥之風，漸盛。余

嘗謂中西學術本原，雖似相忤，而實有相成相用之處，合之兩美，背之各短，不獨醫藥爲然；蓋門戶水火之見，不必存，而耳食之談，更可息也。

近日報載民國三十一年春，滇蜀等區，瘧疾流行，以國外交通被阻，西藥斷供，適蔣主席侍從室職員程君靖舫，將報載治瘧方，印送同事，一服而愈者甚多；乃以方藥託中央政治學校醫務研究所化驗，發現其中常山一味，實爲治瘧主藥，試治千餘人皆愈。旋蒙主席三次撥費，深加研究，歷時三載，實驗功成，證明常山爲治瘧特效藥，在西藥奎寧之上，國中乃羣起注意，英美人士，亦來索取。中央委員陳果夫氏，於是倡設「中國特效藥研究

所」，擬廣搜他藥，擴大研究，以替西藥。竊以爲陳氏此舉，不特國家之光，抑亦世界人類之福音，何也？我國藥品，種類之多，效用之廣，遠勝西藥；苟悉心搜研而發揚之，何止杜歲歲耗於西藥之漏卮，且將補西藥之不及，而遍行全世界矣。

考本草書，常山爲含有小毒之草，產四川廣漢一帶川谷間，其根曰常山，苗曰蜀漆，春夏用苗，秋冬用根。氣味苦寒，主治傷寒寒熱，溫瘧鬼毒，胸中痰結吐逆，積聚邪氣。歷代醫家，皆驗爲截瘧要藥，沿用迄今，應用最廣者，有二方：一曰「常山飲」，用常山、草果、檳榔、知母、貝母、烏梅、薑、棗、半酒水煎，先瘧發時冷服。一曰「截瘧七寶飲」，用常山、草果、檳榔、青皮、厚朴、陳皮、甘草，煎服同前方。二方皆以常山爲主藥，然皆限用於感受時邪，痰食積聚之實瘧，不能混施他瘧；以瘧有多種，而此二方主治之實瘧爲最多見，程君所印送之方，當亦不離於此。在國醫謂常山能治瘧之唯一理由，以爲瘧疾患者，多蓄痰涎黃水，或停滯心下，或結滯脅間，乃生寒熱，即上所謂

胸中痰結也。法當吐痰逐水，水在上焦，常山能吐之，水在脅下，常山能破其滯，而下其水，此類症狀，又謂之脾寒，故必副以草果、檳榔等，溫燥攻破之力，始克奏十全之功。故若獨用常山，每見遺憾，猶之一味「奎寧」，未必能悉治諸瘧也。昔有單投常山，試之蘊熱內實之瘧症者，忽大便點滴而下，似泄不泄，即佐以大黃，得快利數行，而後獲愈。蓋單純之力攻邪，或未克殲滅，譬之擒賊，雖已擒王，而無餘力置之死地，則猶有患也。國藥方中之有君臣佐使，實能各司其職，而收相得益彰之效，於斯可見。

又叢山瀕水之區，春夏之交，往往濕熱之氣交蒸，而爲風瘴之毒，人感受之，則病發如瘧，上所謂積聚之邪氣，是也。瘴氣從口鼻吸入，而逗留於胸腹間，或從皮膚毛孔侵入營衛分肉間，常山皆能辟而去之，方中之檳榔，實爲其良輔，程君所用之方，所以能奏效如神者，當多屬瘴瘧也。余聞抗戰中，東南人士，奔往滇蜀一帶之患此病者，甚多，而其苦楚，更甚於土著；要皆軀體不習水土，而抗邪之力弱也。乃能於萬般艱險之中，藉其地所產之

藥，以療其地所染之疾，亦造化設施之不可思議者矣！

國醫學說，於晉唐以前，原未盡落玄虛，實事求是爲多。故居今日而貿然持後責前，似有未安。惟欲運用科學方式，加以董理，誠非易事，姑置緩圖而先從國藥着手，則誠達識也。計國藥之已經科學研究，而西醫採用，卓著成效者，有如大黃、麻黃、當歸、仙鶴草等，余猶憶其單舉一品，而未研究數品之混合作用，以致功效未臻於極，苟能以國藥著名成方，藉醫化學逐一精密研究，而發明之，則治療之途將益廣，而未嘗不可以連繫之故，進而

航空郵票中的幸運

集郵不僅是一種癖好

同時也是良好的投資

十七年以前，在一九二九年，只要費五千元（本文所說的元，概指美金而言）便足購買全世界發行的全部航空郵票。七年以前，同樣那幾張郵票，目錄上的標價已超過二萬元，現時需要三萬元了。

〔通論〕 航空郵票中的幸運

革新國醫學之說理也。方今民困甫蘇，物力維艱，自宜望諸在位者之倡導扶掖，則響大聲宏，而事方有濟。猶記前十餘年，上海國醫丁甘仁，紳士李平書等，倡設粹華製藥廠，志在改進國藥，以飲片提煉成液，依方配合，即可取服，仿西藥房法也。惜以製煉未精，液輒霉汙，而病家又不欲貪省煮煎之勞，卒以營業不展，虧損閉歇。後乃有佛慈製藥廠，則以合製成藥，間或提煉單品，雖尙能維持，然於改進前途，亦無甚裨益；是則民力不能勝任之明證也。今陳氏既登高而呼，行見四山響應，不拔之基可立，而空前之績必顯，豈不懿歟！

吳山青

若連一九二九年以來發行的航空郵票一併搜集完全，就非美金十五萬元不辦。

在一九二〇年時，航空郵票是集郵界的孤兒，許多集郵家大都視爲郵票的一種變格。到一九二七

年，美國林白大佐駕機飛越大西洋，於是全世界始覺航空運輸的可能成爲事實，而航空郵票也可能成爲專集。

到了今日，收集航空郵票成爲一種癖好，除世界各國每年有許多新票發行外，還不時有前所未知和前所未用的郵票發見。例如，一九二〇年時，海參威曾建立過一個遠東共和國，後來不久便併入蘇維埃聯邦。這個共和國，在一九二三年發行的一組航空郵票，直到前年才被發見。這一組郵票共有十六種，無論用過與否，價值都是一千五百十元。

集郵不只是一種癖好，也是一種安全而且有利的投資，但須知道那種郵票應當搜集，和爲什麼要搜集。大概說來，郵票的價值平均每十年約增一倍。這裏的所謂「平均」須要加以注意。譬如郵集一部，內藏航空郵票一百種，在十年之中，其中價值沒有變動的約居半數，略漲少許的佔百分之四十，可能有一二種還要跌價，能漲上百倍的不過五六種，漲達千倍的只是一種或二種而已。

視集郵作投資的最好賭法，莫如購藏稀少珍貴的郵票，而放棄普通品，就是非常悅目的亦宜割愛

。請讀下述的幾個例子。在一九二八年時，法國會將兩種並不好看的普通郵票加蓋後，作爲試航用的航空郵票。那兩枚郵票的價值，在當時還不足二十元，現時需二百元了。還有波斯灣西北的科威特，在一九三四年時用印度郵票加蓋航郵字樣作爲航空郵票，其中四安那的一種刷色粗暗，貼在郵商的選票簿上，標價每枚不過一角，現時也值三十五元了。像這樣的例子，最少有好幾百，實在不勝枚舉。

不論收集那一類郵票，都需要經過聰明的選擇。在今日，一個普通階級的人決不能希望集齊全部的航空郵票，尤其是想連高價的錯體票一併收集在內。集郵家可就各人的風趣，愛好，選集幾種專門的郵票，試行蒐羅完成全集。例如專集三角形的航空郵票，或專集某一國的航空郵票，但須記着南美洲各國的郵票價值仍低於票面。大多數郵票僅用一種彩色印刷，也有用兩種彩色套印的，更有少數用兩種以上的彩色印的。純由趣味及較爲省費起見，不妨專集以上三類中的任何一種。有人專集繪有飛機圖案的郵票，種數就有好幾千，飛機的式樣也有好幾百。有人專集齊伯林飛艇票，但所費常較昂貴

。另有一類人僅集錯體票，這一類多是航郵中最稀罕而又名貴的票。

一九一八年的五月十四日，華盛頓一家銀行中的一位職員，名字叫作羅培的，走到鄰近一處郵局的窗口，購買新發行的二角四分航空郵票一百枚。局員將二十四元收去後，給與羅培一回不小的幸運。——一百枚中心藍色的飛機，全是倒印着的。過了一星期之後，羅培把這一全張郵票賣給三位斐拉台爾非亞州人，得到一萬五千元的代價。隔不幾天，這三人又將全張售與葛林氏，得價兩萬元。現時這一百枚郵票的市價，總值當在二十五萬元以上，單枚的最高價到過四千二百五十元。

中心倒印的二角四分航空票，所以能售高價的理由，因美國印刷局印刷郵票從未錯誤。當羅培購到的一張為公眾知悉時，郵局方面會將存票加以檢查，結果發見印錯的居然還有好幾張，於是立即提出消燬。郵局方面更請羅培將購到一張，同樣予以消燬，經羅培宛辭謝却。

郵票價值的所以貴，在於存票稀少，而集郵家需要衆多。例如世界上最早的十枚航空郵票，現值

五萬一千八百元。十多年以前還不過二千元。初發行時，併計不滿十元。

每一種稀少的航空郵票，都帶着一些故事：有些屬於歷史的，有些屬於投機的，有些屬於探索的。美國中心倒印的二角四分航空票已詳上述，現在再談其餘的九種。

價值最貴的航空郵票，要算中美洲關都拉斯國的黑色加蓋票了。在一九二五年，美國飛行家勞特氏在中美洲關都拉斯國內，相距一百四十五英里的兩城間，建立一條中美洲航空線。這一家航空公司祇備一架陳舊的單引擎飛機，由美國人摩根氏任駕駛。取少數關都拉斯國在一九一五至一六年間發行的郵票，經郵政總局局長的准許，由名叫史諾的另—美國人，用小型手印機加蓋航空郵政字樣。這樣印成的郵票，用來貼在飛機運送的信件上。用了一二年之久，公司停歇，摩根便帶了少數未用過的郵票，一起賣給紐約的司考脫郵幣公司。這種黑色加蓋票在以前竟絕無所知，致使郵幣公司定價時大費周章，最後定為每枚四百元。後來，這種郵票祇有兩枚留存於世，到現時如能以一萬五千元以內的代

價購到一枚，便是極大幸運。這是暗藍色印刷，圖案係一條橋樑，票面值十分的一枚普通郵票，不過用黑色加蓋的而已（通常都用紅色加蓋）。

就在上述航空郵票的同一組內，還有一枚珍品，也因加蓋的顏色錯誤，和黑色加蓋同樣著名於集郵界的，便是五分的紅色加蓋票。這一枚郵票，圖案是戲院建築，淡藍刷色，應用黑色加蓋而誤為紅色，據傳總共僅發行了七枚。每枚市價，現值一萬元。

最珍貴的中心倒印航空郵票有三種：第一種就是美國一九一八年發行的二角四分票，已詳上述；另外兩種都出於南美洲的玻利維亞，同於一九二四年發行。這一批郵票，每張含有五十枚，每枚由兩種彩色套印而成。邊框的彩色隨票值而不同，中央的飛機圖案概用黑色。票由倫敦潘京培根公司代印，其中十分票一種係紅邊黑心，共印二十二萬五千張，不料夾着一張飛機倒印的在內。現時一枚正常的郵票祇值一角，中心顛倒的要值三千元。還有一種是邊框黑棕色中心黑色，面值玻幣兩元的郵票，當時共印兩萬張，歷來不知道有變體，到前年也發

見了幾枚飛機圖案倒印的票。隔了二十多年還會發覺這樣大變體，也是想不到的事。每枚現值三千元，但也可能跌至一千元以內，或漲至五千元以上，須俟集郵家和郵商將存票檢查過，確切決定這種變體票的現存數目才好評定。

一九二八年，墨西哥發行一組航空票，其中二角五分票一種因印刷的彩色錯誤而著名。因為印刷所油墨的缺乏，先印一大批棕紅色邊棕色心的郵票，再印一批暗綠色邊灰棕色心的郵票，另印少數棕紅色邊灰綠色心的郵票。第一種每枚現值二角；第二種略貴少許，第三種每枚值二千八百元，將來還極有漲價可能。

十種最罕貴的航空郵票，紐芬蘭倒佔着三種。價值最高的一種發行於一九三三年，是一種加蓋的錯體票。這一年意大利巴爾都將軍率領海軍機隊，自芝加哥飛往羅馬，道經紐芬蘭，所以紐芬蘭郵局特地將票值二角五分的暗棕色票，加蓋年份和巴爾都將軍飛行字樣，以作紀念。加蓋票總數八千枚，有一全張黃色的十分郵票，因顏色幾乎相同之故，居然混跡在內，也被同樣加蓋了。這一張郵票便成

了珍品，每枚現值六千元。其次是著名的郝克氏票，頗多歷史價值。一九一九年的五月十八日，郝克和葛理甫二人，自紐芬蘭至倫敦，作第一次橫斷大西洋飛行的嘗試。紐芬蘭郵政局長魯濱孫在四月間預取紅棕色的三分票二百枚，加蓋初次飛越大西洋航郵字樣，以備粘貼航空信件應用。不幸飛機飛出一千一百英里後，便被迫降落海中，飛行員和郵件

幸都獲救，送到蘇格蘭。這二百枚加蓋票，信件上貼去九十五枚，有十八枚因破損而消燬，其餘的：一枚送給英王喬治第五世，一枚送給紐芬蘭總督，一枚送給航空俱樂部，六枚送給飛行員，二枚保存在博物院，還有七十六枚握在集郵家手中。現時這種未經使用的新票，每枚可值二千二百五十元。再次是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發行的杜賓尼度紀念票。這時候正當杜賓尼度司令官駕駛他的水上飛機聖瑪利亞第二號，企圖完成飛越大西洋的豪舉。不過

飛出以後，也同樣被迫降落海中，人機俱被援救的船舶載至阿索爾羣島，經修理後，終於同年六月一日飛抵羅馬。這一次是用一八九七年發行票面值六十分的亨利七世王像票加蓋，僅蓋三百枚，多數貼在信件上用去。三年之後，這一種未經貼用的新票，每枚價值仍不過在百元上下，但到了現在，公正的市價就要三千七百五十元了。

最後一種，是一九三二年時我國新疆郵局發行的木戳加蓋票。票共四種，都蓋有紅色的航空二字，以加蓋於一角五分深藍色農稼圖的一種，最為罕貴。因為加蓋簡單而粗陋，容易仿做，所以偽票充斥。現時一枚良好的新票，可得二千七百五十元的售價，但貼用過的舊票，比較稍多，每枚祇值一百元而已。

真的，在航空郵票中有不少的幸運。

三五·六·一二·譯自通俗科學



記事

世界的算學家

華羅庚氏之發迹

仁

——據其老師王維克先生口述——

目下我國著名之算學家華羅庚氏，一般人均不知其如何發迹，記者承本欄主編人之介紹，曾訪問其最近來滬之老師王維克先生於旅邸，獲悉多種對於青年學生以及教育家極為有益之消息，茲記錄如下。

華氏與王先生均江蘇省金壇縣人，先生畢業於大同大學數理專修科後，民國十二年執教於該縣初級中學校。其時華氏僅十五六歲，在二年級從先生聽講代數學，一二月後，先生已發見華氏對於算學之天才。華氏之天才，如遇他人，則必為埋沒，因其練習本上字跡拙劣，且多所塗改，然先生即於其塗改之中看出他思想的路線，知道他如何漸入佳境。於是先生即於全班四十餘名學生中，對他一人，除隨班上課外，施以特別教育與鼓勵，及年終學期考試，先生對華氏說：「你不必考，因為考你的問

題別人做不出，考別人的問題不值得你做，我擬一個論文題目給你回家去做吧，你的算學終歸是一百分，終歸是第一。」

在第二學期開始，王先生僅上課二週，便改就商務印書館編譯所職，後一年赴法，在巴黎大學理科專攻物理學，至民國十七年回國，華氏來訪，先生詢以算學進修情形，華氏說：「初中畢業後，曾往上海中華職業學校，有一次，我解的算題自信很簡捷明瞭，但那位教師偏說我做得不對，一定固執着要我跟他亦步亦趨，那時我記着王先生的話，自信力很強，結果我便退學了，現在家自修，高等代數學，方程式論，都學完了，」於是先生把一本美國人著的微積分學借給他。

華氏家中並不富有，開着一個半間門面的棉花店：父年已老，又無兄弟，華氏祇好管着店做生意

，但客人一去，他便坐在賬台上看算學，又不時用鉛筆在包棉花紙上東塗西抹，以致遭受他老父的譴責。

華氏讀微積分學不到十天，便把書送還。王先生對他說：「算學這門功課，最是有步驟的，你不可跳着呀，容我提出幾點來問問你。」華氏對答如流，即原書有印誤之處，他也指出來給先生看，先生點頭稱是，謂有機會即可介紹他做算學教員，可收教學相長之益。在民國十八年，金壇縣立初中開風潮，王先生被任為校長去整頓，先生即聘華氏為會計，其時前任教員未更動，十九年春，又聘他為一年級算學教員，誰知呈報教員名單到教育局時，局長謂華氏沒有資格當教員，先生說他有論文發表在「科學」上，局長說那不算資格，先生說：「沒有資格也罷，但是教員我要請他做的。」

華氏時運不好，講壇沒有登幾天，便病倒床上，王先生不時到他家裏去安慰他，說是：「月薪照樣送來，功課由我代上，」一個多月以後，他的病好了，然而兩脚失去常態，走路成功大八字形，來先生家時，童僕都偷着笑，但是他念念不忘是算學

問題，無論誰笑他都毫不在乎。

不久王先生即病傷寒達兩個月，華氏此時除教書外，又演習近世幾何學問題。有一天，王先生尚未能離床，華氏送來油印論文一篇，計二頁，謂已寄出給各大學校請批評，亦請王先生批評。華氏那篇論文竟是數論中「福爾瑪最後定理」(Fermat's last theorem)之證明，這是從十七世紀以來，絞盡許多算學家的腦汁，而未得着證明的定理。要是華氏能如此簡單證明之，豈非奇蹟。在王先生批評之下，指出那個證明所依據的公理是似是而非，所以不能成立。華氏雖然自認錯誤，但王先生說他的野心不小，如能繼續孜孜不倦研究，將來終可出人頭地。

華氏天才固不可否認，但他也很用功，據說他有時晚上只睡四小時，有時夜裏想到什麼，立刻起床點火，把他寫下來。

十九年暑假，王先生往湖南大學執教，初中繼任校長竟又說華氏無資格，不肯用他當教員，僅用他做庶務員。華氏懷才不遇，煩悶的結果，找到一條出路。那時有一位同鄉唐培經先生，在清華大學

算學系當助教，華氏便把幾篇論文寄給他，請他轉交各位算學教授批評，並要求到該校做研究生。經教授批評之結果，便請華氏在算學系當助理。他到了那裏，於教授中得到熊慶來，孫光遠諸氏的指導，尤其在清華大學圖書館中，得翻閱許多書籍，真使他如魚得水一般，算學思潮源源不絕，每年論文可以寫出好幾篇，多數投到歐美日本算學雜誌上去發表。

大概在民國廿五年，他便得着庚款派赴英國留學，在倫敦要被德國轟炸以前，他回到雲南，任西南聯大算學教授，後來赴美赴俄講學，成為國際學術界的紅客，報紙上屢有記載，不容多說了。王先生說到這裏，對記者微笑，記者很有感於中，隨又問他如何看出一個天才，先生說：「在一羣兒童或青年之中，他們裏面有歡喜寫字的，畫圖的，彫刻的，演說的，做玩具的，做算學難題的，着棋的，問天高地厚的，默默深思的，……這些都是各色各

樣的天才，只要好好啓發他們，引導他們，對於他們所歡喜的儘力讓他們去做，鍥而不捨，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那有不成名家之理呢？即以華羅庚的算學而論，他在十五六歲受了啓發，中途無論幫助他的，壓迫他的，都加強了他的自信力，努力二十餘年，而今成為名家，這是在情理之中的事。從中國算學史上看來，國人本是富於算學頭腦的，別的天才也很多，可惜在家庭學校社會，其初不被人認識，（譬如松苗不被人認為松苗，而認作蓬蒿），其後或因職業太苦，而無暇發展，或因生活太舒適，而自甘墮落，也有因貪多務得，而分散了心力的，以致天才消失盡了，我以前曾告誡華羅庚，說算學的門類很多，你最好選擇其中一二種而專攻之，掘九井而不得泉，何如掘一井之為愈也。他現在享盛名的，似在數論方面，我想那福爾瑪最後定理，還不時出現在他的腦海裏呢。」

霸 王 廟

鉏 東

命運使我們做工程人員的，不能享受城市的繁

華，祇能常在每一個偏僻的鄉村開埋頭工作，成日的與村童牧豎爲伍，在皮溲馬勃中討生活。我突然奉命調到大江北岸的一個小縣城——江浦來，不久又下鄉到工程所在地點去實地工作，地名烏江鄉，離縣城五十里，我們便在一个鄉人家裏暫時借宿。

在鄉間雖然沒有了一切城市的設備，——尤其是電燈報紙一類爲我們在城市中一日不可或缺的現代產物，感覺到無限痛苦，——然而天然風景的美麗，也就够你流連忘返。在大城市中，你就看不到一片原野，一些農作物，你不知麥子成熟了沒有，你也不知道稻秧已長得多高，即使想看一下，非要等到星期日，——還要天氣好——雇了車，用了很多的錢，走了很多的路，走到城外去，才能見到一些，除此之外，便只能一天到晚的在辦公室中過日子，面前所能看到的，只是房屋，小天井，沒有生氣的樹木、花草，還有冷酷的人，煩惱的事，使得自然的寵兒的我們，成日只是爲了工作而憂慮、皺眉，一看報紙，更是國事鄉情，一齊攢上了心頭，再也擺脫不開，要想呼吸一口新鮮的氣息，却再也

休想。

現在到了鄉間，放開眼面前即是一片金黃嫩綠的原野，連綿不斷的小山，彼此起伏，大江如白練縈迴，蜿蜒曲折，飛帆點點，成伍成行，長林豐草間，似乎都有香氣放出，使你如身入畫圖中，並使你沉醉在這畫圖中。

這是一個很好的天氣，太陽躲在雲裏，習習的清風，緩緩地吹過，使得你不感覺到初夏的炎熱，我們的房主人，——一個喜歡多說多話而體格非常強健的老人，突然對我們說：「你們今天沒有工作，我陪你們去遊玩本地的古蹟霸王廟好不好？」哈！不錯，這裏叫烏江鄉，不就是這千古的大英雄項羽自刎的地方嗎？感謝這和善的房主人，提醒了我們，闕然一齊答應，立刻走上了我們的行程，向霸王廟的所在地烏江鎮進發。

烏江鎮是江蘇和安徽交界的地方，分界是一條小河，叫做駐馬河的，這河一直通到江口爲本地交通要道。河北是江蘇江浦縣屬，河南便是安徽和縣境，這人口不過數千，房屋不足三四百間的鄉鎮，却也相當熱鬧，米的出口很多，棉花產量也大。